

# 杨绛全集:全9卷

## 第九卷

杨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绛全集:全9卷/杨绛著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ISBN 978-7-02-010497-0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16748 号

责任编辑 管士光 胡真才 王 瑞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80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5.5 插页 62

印 数 3001—6000

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497-0

定 价 580.00 元(全 9 卷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 吉 尔 · 布 拉 斯

(九 ～ 十二卷)

## 第 九 卷

## 第一章

西比翁要替吉尔·布拉斯寻一门亲事，  
说的女家是开金饰店的有名富户。  
这事如何撮合。

一晚上，来吃饭的客人都散了，我身边只剩西比翁一人，就问他一天来干了些什么。他说：“干了件呱呱叫的事。我在替您弄一份大家业。我认识个金饰店的掌柜，想替您说合他的独养女儿。”

我满脸鄙夷不屑，说道：“金饰店掌柜的女儿！你糊涂了么？怎么替我说个平头百姓家的姑娘呀？我觉得一个人有点儿本事，而且在朝廷上有点儿地位，眼界还应该高些呢！”西比翁答道：“哎！先生，别这等看法。要知道妻以夫贵，我举得出上千个贵人都不像您这样挑剔呢。您可知道，我说的这位阔小姐至少有十万杜加的嫁妆，不是好一尊金人儿么？”我听说有这么一大笔钱，心上活动多了，就对我那书记说：“好吧，我为的是那份嫁妆。你准备几时让我到手啊？”他答道：“且慢着，先生。等一等！我先得把这意思告诉那个父亲，说得他肯了，再讲别的。”我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哇！原来才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儿呀？好一头踏踏实实的亲事！”他答道：“也不像您想的那样没影儿，我只消跟那个

金饰店的掌柜谈上一个钟头，保管他愿意。不过咱们先把条件讲讲明白好不好？我要是替您弄到十万杜加，您给多少回扣？”我说：“两万。”他道：“谢天啊！我想您只肯谢我一万，您比我手笔大了一倍。好，我明天马上去交涉，保管成功，除非我是笨蛋呢。”

过了两天他果然来对我说：“我已经跟那金饰店掌柜加布利尔·德·萨勒罗讲过了。我把您的权势和本领说得天花乱坠，所以他一听我要替您说合他女儿，就很乐意。他只要您证明自己确实是首相的红人，就肯把女儿嫁你，再陪上十万杜加。”我就对西比翁道：“他要是只有那个条件，我马上就可以结婚。说起那女儿，你瞧见没有？模样儿美不美？”他道：“不如她的嫁妆美。咱们私下说说，这位有钱小姐相貌并不怎么漂亮。好在您也满不在乎。”我答道：“哎，朋友，我是不在乎的，我们在朝里的人结婚不过是娶一门亲罢了，若要找美人儿，有的是朋友的太太；自己万一娶到了漂亮太太也一点不在意的。所以她们假如给我们吃亏正是活该。”

西比翁又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加布利尔先生今晚请您吃饭。我们说定暂且不提亲事。他还要请好些做生意的朋友，您不过是个平常的客人；明天他也只算个平常的客人上您家来吃晚饭。可见这人先要把您研究一番再说呢。您在他面前得小心才好。”我很有把握的打断他道：“好，随他研究得了，万无一失的。”

这事就逐步做去。我跟西比翁到金饰店掌柜家，他待我很熟，仿佛已经见过好几面似的。这人是个老实的生意人，殷勤得叫人受不了。他介绍我见了他太太玉珍妮亚和女儿小加布利拉。我因为有言在先，并没提起亲事，不过对她们极恭维，说了

一大套很好听的敷衍话，全是朝上贵人的谈吐。

我虽然听了我书记先入之言，却觉得加布利拉并不讨厌。也许因为她加意打扮，也许因为我是从陪嫁的钱眼儿里看她。加布利尔先生家里真讲究！我相信他家的银子赛得过秘鲁的银矿呢。到处是各式各样的银器，间间屋子都是个宝库，尤其我们吃饭的那间。真叫做女婿的看得眼红！那丈人要把这顿饭请得特别体面，所以邀来五六个生意人，都是呆板乏味的人物。他们只谈生意经，不像朋友宴会，倒像讲行情做买卖。

第二晚我款待那金饰店的掌柜。我虽然不能拿银器来炫耀，却另有迷他的办法。我请的陪客是朝廷上最出风头的人物，并且我知道他们是雄心勃勃、没有餍足的。这些人无非谈些富贵的场面以及念念不忘的高官厚禄。这一套果然灵验。加布利尔掌柜尽管有钱，给他们的豪贵压倒了，相形之下，自觉惭愧。我装得很恬然，我说只求家道小康，譬如一年有二万杜加的收入就知足了。那几位渴求功名利禄的朋友都说我不对，既承首相那般宠爱，岂可毫无大志。那位丈人句句话都听在肚里，我看出他临走很称心。

第二天早上，西比翁去看他，问他是否喜欢我。那位市民道：“很喜欢，这孩子实在中我的意。不过，西比翁先生，看咱俩老交情分上，请你说老实话。你知道，咱们人人都有毛病。你把山梯良那先生的毛病说给我听听。他爱赌么？爱女人么？有什么坏习气？请别瞒我。”那媒人道：“加布利尔先生，你问这话，我可生气了。我一心为的是你，主人倒在其次。他要是有什么坏习气，将来要害你女儿惹气，我还会说这个媒么？天知道不会的呀！我一片心全是为你打算。不过我私下跟你说说，毫无毛病

就是他惟一的毛病，年轻人这样太正经。”那金饰店的掌柜道：“再好没有了！我倒是喜欢他那样。我告诉你，朋友，你去对他说，我女儿准嫁给他，就算首相不宠爱他，我也要他做女婿。”

我书记把这话告诉我，我马上赶到萨勒罗家，谢他见爱。他已经把意思告诉太太和女儿。我看她们接待我的态度，知道她们心上也愿意。我先一天通知了赖玛公爵，就带丈人去晋见。他大人接见的时候非常客气，又表示很快活，因为他选中的女婿恰是自己十分宠幸、一手提拔的人。他随又夸赞我种种长处，说得我不知多么好，那老实的加布利尔替女儿找到我这位大官人，简直以为是西班牙顶儿尖儿的好对头了。他喜得满眼是泪，临别紧紧抱住我道：“我的儿子，我等不及的要看你和加布利拉结婚，不出八天，你就是她的丈夫了。”

## 第 二 章

吉尔·布拉斯偶然想起堂阿尔方斯·

德·李华；要挣自己的面子，就替他出了些力。

我的婚事且按下慢表。这部自传有个层次，我得讲讲我替旧主人堂阿尔方斯出的力。我已经把这位大爷忘得一干二净，因为以下情形，才想起他来。

当时瓦朗斯城出了个都统的缺，我得到消息，就记起堂阿尔方斯·德·李华。我想这个职位给他做再合适也没有，决计去



替他求取。我虽然是为交情，也许大半还是为了卖弄。我想假如弄到手，脸上多么风光。所以我就跟赖玛公爵说了。我说我做过堂西泽·德·李华父子的总管，受恩深重，所以冒昧求他把瓦朗斯都统的缺或者给老子或者给儿子。那大臣说道：“很好，吉尔·布拉斯，你知恩报恩，心胸慷慨，我看着也喜欢。况且我很器重他们家。李华世代是皇上的忠臣，这个位子他们得之无愧，你去给他们吧，就算我送你的一份结婚礼。”

我如愿以偿，不胜欣喜，连忙赶去见加尔德隆，请他下个委任状给堂阿尔方斯。堂罗德利克家里成群结簇的人，都肃静无声，等候他传见。我从人堆里挤过去，到书房门口，就有人开门请我进去。里面人很多，有各等的爵士以及其他有身份的人。加尔德隆挨次接见。他对人的态度各各不同，煞是好看。他对这人不过略为点点头，对那人就深深鞠躬，直送出书房。他待人接物的礼数可说是极有分寸。我看出有几位绅士受了怠慢很气愤，心里自怨迫于处境，只好向他摇尾乞怜；还有一种人却不然，看了他那副自命不凡、不可一世的神气，肚里暗笑。我虽然留心到这许多，却并不引为鉴戒。我在家里，待人接物也跟他一模一样，不管人家对我那倨傲的态度是赞成还是埋怨，只要他们买我的账就完了。

堂罗德利克一眼看见我，立刻撇下了接见的人来拥抱我，那副亲热的样儿简直叫我吃惊。他说：“啊，老哥！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呀？有什么事要我效劳么？”我说明来意，他满口应承，担保过一天这时候准把我要的东西发下来。他这样客气也罢了，还把我直送出接待室，他只有送大贵人才走得那么远，临别又拥抱了我一番。

我出来心上想：“这样多礼是什么道理？是凶是吉？加尔德

隆想要陷害我么？还是要跟我结交呢？还是觉得自己渐渐失宠，笼络了我可以求我在东家面前说好话呢？”我捉摸不准。第二天我又到他家，他还是那样待我，又亲热，又多礼，真叫我当不起。他对我的礼数其实都是从接见别人的礼节上克扣下来的。他对有些人粗暴无礼，对有些人阴冰冷气，弄得差不多人人抱怨。不过那天有件事替大家出足了气，我应当讲讲，让那些当书记当秘书的看了知所鉴戒。

有个人衣服很朴素，看不出什么身份。他来找加尔德隆，说他上过赖玛公爵一个呈文，不知下落如何。堂罗德利克正眼也不瞧他，很不耐烦的问了声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朋友。”这绅士从容答道：“我小时候叫方西罗，后来叫堂方西斯果·德·苏尼加，现在叫贝德罗萨伯爵。”加尔德隆听了大吃一惊，一瞧对方是头等贵人，就想自打圆场，对伯爵道：“大人，请您原谅，我不识尊颜，也许……”方西罗满脸鄙夷，打断他道：“你不用撇清。你傲慢得可鄙，撇清得也可鄙。你要知道，大臣的秘书对各色人等都应该有礼貌。你尽管骄得自以为是主人的替身，可是别忘了，你不过是他的佣人。”

那不可一世的堂罗德利克这来臊了一鼻子灰。可是他并没有学乖。我却把这事引为前车之鉴，决计以后接见什么人一定要辨明来头，是好欺负的才可以对他摆足架子。堂阿尔方斯的委任状已经写好，我就带回去，专差送给那位年轻公子，还附了一封赖玛公爵的信，他大人信上说，皇上任命他做了瓦朗斯的都统。我并没告诉他这事我尽了什么力，连信都没写，想等他上朝宣誓的时候当面讲，给他个意外之喜。

## 第三章

吉尔·布拉斯筹备结婚；天外横风，  
吹断好事。

再讲我那个漂亮的加布利拉吧。不出八天，我就是她夫婿了。我们男女家都忙着筹备婚事。萨勒罗替新娘子做了鲜衣华服，我为她雇了一个贴身女佣人、一个男佣人、一个老侍从，都是西比翁找来的。他只等我嫁妆到手，眼巴巴盼着那好日子，比我还心切。

那天的前夜，我在丈人家晚饭，同席都是新娘本家和外家的亲戚。我串那假意殷勤的女婿真是面面俱到。我对金饰店掌柜夫妇非常孝顺，见了加布利拉又装得一往情深，对全家人都极力敷衍；他们那种陈腐的谈吐、佻俗的议论，我都耐心恭听。我这般涵养赢得亲戚们个个喜欢，都觉得这门亲结得真好。

饭后，客人都到大客厅上去听音乐：有唱的，有弄乐器的，虽然不是马德里的头等角色，却也演奏得不错。我们听了好些欢乐的音调，兴致勃勃，合伙儿跳起舞来。我们跳得如何只有天知道。我只在夏芙侯爵夫人家跟那个教小童儿的跳舞师学过两回，懂得一点入门初步，他们已经把我当做忒普西科瑞<sup>①</sup>的高徒。我们作乐得兴尽，该回家了。我四面鞠躬拥抱，好不忙碌。

---

<sup>①</sup> 忒普西科瑞(Terpsichore)是希腊神话里歌舞的女神。

萨勒罗拥抱我说：“再见啊，我的女婿，我明儿一早送嫁妆到你家来，都是黄澄澄的金元。”我答道：“亲爱的丈人，你明天来欢迎得很！”我的马车在门口等着，我辞别了他们家人，就上车回寓。

我离开加布利尔先生家还不到二百步，只见一队人，约莫有十五到二十个，挂剑带枪，有的步行，有的骑马，围住我那马车不放前进，嘴里都嚷着：“奉圣旨！”他们恶狠狠的把我拉下来，推上一辆双轮马车。他们的头儿也上了车，吩咐车夫开往塞哥维亚去。我料定旁边这人是个体面的公差。我想问问他为什么逮捕我，可是他开口就是公差老爷的调儿，凶悍得很，说不用向我交代。我说也许他认错人了，他答道：“绝没有错儿，我有把握。你是山梯良那大人，我奉命押送的正是你。”我听了没什么说的，就不开口了。我们一路上悄默无声，马车沿着曼萨那瑞斯河直走到天亮，在高莫那换了马，傍晚到塞哥维亚。他们就把我关在这个要塞的塔里。

## 第 四 章

吉尔·布拉斯在塞哥维亚塔里受的待遇；  
他知道了下狱的缘由。

他们先把我关在一间牢房里，撇我在干草堆上，像个该判死刑的囚犯。我还没完全领略到我的苦况，所以这一夜并不伤心绝望，只在寻思下狱的缘由。我拿定是加尔德隆害的。我捣的鬼他大概

全知道了，只是我不懂他怎么竟会调唆得赖玛公爵对我下这等毒手。我一会儿想，也许他大人不知我被捕；一会儿想，也许就是他为了解什么政治干系把我下牢的，大臣对亲信有时候用这种手段。

我千思万想，心乱如麻，一会儿太阳照进装栅栏的小窗，我才看清楚这里多么凄惨。我悲痛极了，想到从前得意，泪流不止。我正在哭个痛快，一个禁子送进来一块面包、一瓯白水，给我一天吃喝的。他尽管是个禁子，看见我泪痕满面，也动了怜悯之心，就说：“囚犯先生，不要悲伤，倒了霉不该这样伤心。你年纪轻轻，日子还长着呢。目前且乖乖的吃皇上家的面包吧。”

他说了这几句宽慰的话就走了。我并不回答，只唉声叹气。我整天怨命，一点不想吃这份口粮。我当时觉得这份粮与其说是皇上的恩典，倒不如说是他生气的表示，因为倒霉人吃了，受的苦不会减轻，只会延长。

天渐渐黑下来，一会儿我听得钥匙响。牢房门开处，一个人举着支蜡烛到我跟前道：“吉尔·布拉斯先生，我是你的老朋友。我就是跟你在格拉纳达同事的堂安德瑞·德·陶狄西拉斯，那时候你在大主教手下很得宠，我是大主教的家人。你也许还记得，承你求了情，他替我在墨西哥弄到个职位。不过我没有上船到美洲，就在阿利冈城逗留下来。我娶了阿利冈堡卫戍长官的女儿，种种经历回头再讲，现在我做了塞哥维亚塔的典狱官。也是你运气好，奉命来收拾你的人恰恰是个朋友，正极力想法子要你少受些牢狱之灾。我接到明令：不许你跟任何人讲话，叫你睡在干草上，一天只给些面包白水吃。不过我心肠很软，见你遭了难，不由得可怜你；何况你帮过我的忙，我感恩心切，顾不得上头命令了。我非但不会做人家的爪牙来虐待你，还要尽力看顾你

呢。起来跟我走吧。”

我该向这位典狱官道谢几句，可是我心烦意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我跟他穿过个院子，上一座很窄的楼梯，到塔顶一间小屋里。我进去很诧异，只见桌上一对铜蜡台里点着亮煌煌的蜡烛，还齐齐整整摆着两份刀叉。陶狄西拉斯说：“一会儿就开上晚饭，咱们俩在这儿对吃。我想让你住在这个小窝儿里比那间牢房舒服。你可以临窗眺望：艾瑞玛河两岸都是花；从新旧加斯狄尔分界的那座山脚下直到果加，一片沃野，风光明媚。你起初当然无心欣赏景致，等你的悲痛渐渐儿变为惆怅，那时候你一眼望去，会心旷神怡的。此外呢，一个爱清洁的人少不了的被单衬衣等等，这里一应俱全。并且床铺温软，饮食丰足，你要看多少书，都可以供给。总而言之，一个囚犯能享的福，应有尽有。”

我听他要这样殷勤相待，宽慰了些，精神也振作起来，就对我的典狱官千恩万谢。我说，亏他厚道，使我死里重生，但愿将来有报恩的日子。他答道：“嗨！怎么会没有呢？你以为从此一辈子不得自由了么？要那么想就错了。我敢担保，你坐几个月牢就会释放。”我忙道：“堂安德瑞先生，你说什么？你好像知道我遭祸的缘由。”他答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我的确知道。押送你的公差把这个机密告诉了我，我可以说给你听听。据他说，皇上得到密报，说勒莫斯伯爵和你晚上把皇太子带到个来历不明的女人家去。皇上要惩罚你们，把伯爵贬谪出去，把你送到塞哥维亚塔里，叫你吃尽牢狱之苦，你来了已经尝到些滋味。”我问道：“皇上怎么会得到密报的呢？我就是要知道这一层。”他答道：“那公差没说起，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。”

我们讲到这里，佣人七手八脚开上晚饭来。他们摆上面包、两个杯子、两瓶酒、三个大盘子：一盘是锅烧兔子，里面搁了许多葱头、油和蕃红花；一盘炖什锦肉；一盘是茄子糖酱垫底，上面坐一只小火鸡。陶狄西拉斯不愿意佣人在旁边听我们说话，一看晚饭齐全，就把他们都打发开。他关上门，我们俩对面坐下。他说道：“吃吧，赶快！你饿了两天，今儿应该有胃口了。”说着把各种肉往我盘里堆。他想我很饿，要放量饱吃一顿，这样想其实很人情入理，不过我却叫他失望了。我在这个境地，心里郁结，尽管肚子空虚，东西却梗在喉头，咽不下去。那典狱官要我把剪不断的愁思暂时放开，所以只顾劝我喝酒，又夸赞酒好，可是都没用，就算他斟下玉液琼浆，我喝来也不辨滋味。他看出来，另想了个办法替我解闷儿。他用诙谐的口吻，把自己那段婚姻讲给我听。这来更没用。我心不在焉，他讲到完，我也不知讲了些什么。他看透当夜要我解闷是办不到的。饭后他起身道：“山梯良那先生，我让你安置吧；或者老实说，让你去思量你那糟心事儿，不来打搅你了。不过我再说一遍，这不是长局。皇上生性很仁厚。他以为你在受罪呢，等他火气过了，想到你情境可怜，也许就以为惩罚得你够了。”典狱官说完下楼，叫佣人来撤家伙。他们连蜡台都撤去，剩墙上一盏昏灯，我就躺下睡了。

## 第 五 章

他这晚临睡感想,和惊醒他的声音。

我把陶狄西拉斯的话反复寻思,至少有两个钟头之久。我想:“原来因为我做了储君的帮闲,所以关到这里来!替这样年轻皇子当这种差使,真是冒失!我犯罪就因为他年纪太轻;他要是再长几年,皇上也许置之一笑,不会大发雷霆了。不过谁会不顾皇太子和赖玛公爵怀恨去向万岁爷告密呢?这位大臣准要替外甥勒莫斯伯爵报仇的。皇上究竟怎么知道的呢?我想明白了。”

我想来想去,总不明白。不过我想到财产尽人家偷抢一空,尤其难受,满心懊丧,排遣不开。我叹道:“我的钱箱呀!哪里去了?我宝贝的财产呀,现在怎么了?落在谁手里了?唉!我的钱来得快,去得更快!”我想自己寓所一定搅得七零八乱,越想越伤心。这样千思万想,弄得精疲神乏,倒也有好处,前夜睡不着,这时却瞌睡上来。再加床铺舒服,身体困倦,又熏了些酒香肉味,都可以送人入睡。我睡得很熟,照那光景,真可以一觉睡到大天光。可是忽然有个监狱里想不到的声音把我惊醒。我听得弹吉他声,和着男人的歌声。我倾耳细听,又听不见了,以为是做梦呢。可是过一会儿,又听得方才的琴声歌声,唱的词儿是:



唉！终年欢乐，  
一阵轻风似的飘过！  
可是须臾苦恼  
却像一百年的折磨。

这首诗好像为我而发的，不禁触动愁肠。我想：“这话千真万确，我有切身体会。我只觉快活日子流水般过去，进狱以来倒好像有一百年了。”我又只顾凄凄惨惨的寻思，仿佛爱尝愁滋味，又伤心起来。我叹恨到天明，看见朝阳照进屋里，心境才平静了些。我起来开窗换空气；记起典狱先生曾经把景物刻意描摹，我就也瞅瞅风光。他那话有何根据，竟看不出来。我以为艾瑞玛河至少跟塔古河同样宽广，一看只是条小河。所谓“两岸都是花”原来是些荆棘；所谓“一片沃野，风光明媚”原来大半是没开垦的荒原。大概我的悲痛还没变成惆怅，到时我自会另眼相看的。

我就穿衣服，刚穿一半，陶狄西拉斯来了，背后跟着个老妈子，来送些衬衣脸布之类给我。他说道：“吉尔·布拉斯先生，这些洗换的东西你不必省用，我总让你有富裕。”又道：“哎，昨夜怎么样？有没有睡会子休息一下呢？”我答道：“有人弹着吉他唱歌，把我吵醒。不然的话，我这会子还睡着呢。”他道：“吵醒你的那位大爷是个国事犯，就住在你隔壁，是授加拉特拉华武士勋章的爵士，相貌很漂亮，他叫堂加斯东·德·高果罗斯。你们可以会面，一同吃饭。两人谈谈，也可以彼此劝慰。你们俩一定合得来。”我对堂安德瑞说，承他许我跟那位大爷同病相怜，我很感激。典狱官照应周到，看出我急要认识那个患难中的伴儿，当天就让我如愿，叫我